

民族詩壇叢刊

杜

甫

今

編

易君左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民族詩壇叢刊

杜

甫

今

讀

易君左著

獨立出版  
工印行

|         | 版 權 所 有                                                                                                                                                                      |                            |
|---------|------------------------------------------------------------------------------------------------------------------------------------------------------------------------------|----------------------------|
| 杜 甫 今 論 | <p>著 者 易 君 左 實</p> <p>印 行 處 獨 立 出 版 社</p> <p>中 央 書 局 郵 務 第 一 號</p> <p>重 慶 中 一 路 二 八 〇 號</p> <p>總 經 售 處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p> <p>重 慶 磁 器 街 二 二 號</p> <p>批 發 處 重 慶 武 庫 街 八 十 號</p> | <p>民 國 二 十 九 年 四 月 初 版</p> |
|         | 四 角                                                                                                                                                                          |                            |

# 杜甫今論

## 目次

### 一 革命主義的人生觀

|   |                    |    |
|---|--------------------|----|
| 甲 | 以「國家至上主義」奠定生命的基石…… | 一  |
| 乙 | 以「國家至上主義」樹立創造的信仰…… | 一四 |
| 丙 | 以「國家至上主義」啓迪文藝的機運…… | 三三 |

# 杜甫今論

蕭明左

## 一 革命主義的人生觀

### 甲 以「國家至上主義」奠定生命的基石

自來研究杜甫的人，常陷於一種不可恕的錯誤，即對杜甫的「人格」並沒有認識清楚而遽加以輕率的批評。由於這種輕率的批評，至少要便後人對於杜甫發生一個隔膜，因之在研究杜甫上不免有些成見。

這派人的說法可以分作兩類：

第一類，說杜甫是一個政治失敗者。就是說：杜甫的政治活動，完全是吃力不討好，以致潦倒官場。初到京師第一個經驗就是科第的失意。後來因上「三元大禮賦」蒙玄宗賞識，也不過命他待制集賢院。明年，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又明年，進「封西

獻賦」。再明年，才授他一個西河尉，即又不就，改右衛率府參軍。到肅宗時，拜左拾遺，又被陽免；次年出爲華州司功。直到代宗時，任京兆功曹。嚴武再鎮蜀，表他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這就是他最後一個官銜。照這樣看，杜甫是一個熱心做官的人，求仕之心甚切，但官運太不亨通，雖竭力向皇帝獻賦，想皇帝憐而拔用，結果並未蒙青睞，只給他一些不相干不重要的官職。

第二類，說杜甫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就是說：杜甫的一生並無一定的政見，心情和生計都是飄蕩的，只求達到「顯達」的目的，不擇手段。如惲嵩的哥舒翰、花驚定等，他都恭維。想做官時就恭維朝廷，做不到官就大事埋怨。對好朋友如嚴武等，也不能全始全終。照這樣看，他簡直是一個投機主義者，並沒有一定的正義和一貫的思想。所以他的性格是偏躁的，行動是放浪的，這也就是他在政治上失敗的原因。

這兩類說法都是錯誤的。

爲首要知道杜甫是一個真實的革命者。現在且把杜甫的一生來透視一下。杜甫的革命性：（一）先天的。是基於祖先的遺傳，（二）後天的。是基於家境的窮困。他的祖父杜審言，是初唐大詩人之一。舊唐書有一個杜審言的故事，說：

審言恃才褻傲，甚爲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嘗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

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謔如此。

於是普通人都說杜甫的祖父是一個犯誇大狂而善於談諧的文人，那裏知道這就是一種革命性。大凡天才高超的人，其理想必豐富，對現實多不滿，自信力必堅強。這不是「蹇傲」，不是「矜誕」。杜甫是得了他的祖父的遺傳，所以具有先天的革命性。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國寶。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白頭頭挺出，立立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可見他少年時自負不凡。而壯遊一詩，便是他少年生活的自敘傳：

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所交皆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背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詩輩，結交青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

從他的自述經過裏，可以看出他的革命性：生性豪放，嫉惡如仇，禮法疎略等；而其天才的高超，理想的豐富，對現實的不滿，自信力的堅強，都酷似他的祖父。這些，雖是早熟的文人的常態，確實有些遺傳的關係。

他的父親杜閑，一生無甚聲名，舊唐書只說以奉天（故城在今陝西乾縣）令終。新唐書說杜甫「貧不自振」，看杜甫家境的窮困，可斷定他的父親至少是一個廉吏。杜甫生在

這樣一個清貧的家庭裏，並沒有享受過公子少爺的生活。在二十歲左右，就爲生活所驅，由故鄉寧縣（原籍是襄陽縣）開始浪遊，一直飄零了四五年。壯遊詩云：

……東下姑蘇臺，已見滄海流。至今有遺恨，不獨扶桑。王謝風流遠，陶唐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荷芙蓉。嵯峨閶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見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海想秦皇。燕鴻聞七首，除却陸機章。越女天下白，鏡湖五月涼。劍瀾噴雲異，欲罷不能忘！……那時他到了蘇杭一帶。他一方面歌頌山川的壯麗，一方面憑弔民族英雄的史蹟，雖在浪遊中而仍能顯映革命的憧憬。沒有能夠到日本，也許因爲沒有川資。在二十四五歲罷遊歸赴朝貢，下第考功之後，便又出遊齊趙。壯遊詩云：

……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燕臺，冬獵百邱旁。呼鷹見獵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鏑，引臂落鸞鏑。蘇侯感駿客，忽如擣髀強。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這八九年的生活是他自己認爲「快意」的，然而其窮也就太可憐了！如初次在洛陽會見李白，贈詞云：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羣屨，藟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衣食資，山林跡如掃。……（贈李白）

其窮一至於此！在他的少年時代，由於祖先的遺傳已伏下革命的根性，由於家境的窮困已蔚成革命的心情。由壯年而晚年，越是顛沛流離，越是飢餓凍餒，他的革命精神越是

激揚奮發。

杜前在壯年時代的一段長安生活是他認為一段內心最苦的生活。他天天同飢寒交戰：

……窮盡三斗糧，飯食京師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留悲辛！……

（奉贈韋左丞詩十韻）

病中得朋友一頓酒飯，便覺得「手脚輕欲旋」（病中過王倚飲贈歌）；而「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進三韻）；「長安苦寒」則凍得「骨欲折」（投贈成武周縣諸子）；然而這種令人難堪的境遇，正所以建築他的革命的堅壁。他的一種奮鬥的勇氣，充分顯示他的革命精神。越是受現實壓迫，越是想衝破現實。他在鵬賦裏拿鵬來象徵自己的悲憤，即其一例：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鵬之直上，以雄材爲己任，橫殺氣而獨往。……故不見其用也，則展飛絕壑，暮下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樹噪，發子青冥。條爾年歲，茫爾歸廷。莫試鉤爪，空迴斗星。衆鵠儻則鮮之金殿，此鳥已將入鸞閣！

在那時，他有一個非常的舉動，即毅然不願意接受一個「爲五斗米而折腰」的河西尉：

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官定後戲贈）

他對於當時政治的不滿，而又沒有方法使他來改造政治，於是迫使他放棄政治，甚而至於與政治絕緣。故在壯年以後，就開始踏上社會革命的大道。而他的一個中年，便完全

籠罩在安史亂裏。在這一個時期，他全家統爲饑寒，境遇非人所受，而他的革命精神却愈益奮發！當安祿山開始造反時，他從京師逃奔，看他的家眷，結果是如此之慘：

……考囊寄異縣，十口隔風雲。誰能久不願？庶幾免飢渴。入門聞城號，幼子飢已卒！……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而彭衙行一詩，寫全家避難的情景，簡直就是一幅難民圖：

櫛黃避賊初，壯走還險阻。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道子還。嬌女就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則聲愈聞。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滑路難攀。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解契闊，竟日星間。野果充餽糧，卑枝成屋椽。年行石上水，尋宿天邊烟。少習周家室，欲出董子園。故人有孫卒，而義薄霄雲。延客已曠日，張臂啓重門。暖湯濯我足，剪紙怡我魂。從此出喪學，相親涕闕干。榮歸經漫漶，嘆息消盤餐。……

後來陷入賊中，竄歸鳳翔，放往鄭州，省視家眷，有北征一詩云：

……經年至燕巖，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統兒，顏色已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成膝。海圖拆波濤，舊繡起曲摺。天與及風，顛倒短褐。老大情懷惡，嘔淚臥茅屋。時聞臺中帛，救汝多遺誤。粉黛亦何，食糲稍難列。瘦妻面復光，脫女頭自梳。……每無不爲，麝散蘭手抹，移時旋朱鉛。狼麝登眉點。生是勸章桂，似移忘飢渴。聞事競掉頭，誰能即噴噴？爾思在賊營，甘受難離。新婦且慰意，生輝焉得說？……

這樣非人生活的境遇，他不但因此灰心，反而鼓勵他的勇氣，刺激他的革命精神。死了兒子不算悲哀，「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傾瀉不可殺！」這才是真悲哀！一家的慘慘不算愁苦，「耕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只要國家有辦法，一家愁苦沒有關係。

雖覺一家愁苦沒有關係，但他已經知道：這些禍災的來源，只憑熱情的叫喊是無補於實事的，於是大膽地彈劾時政，指摘當時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各種病態。他飄飄爲婦人權貴所把持窮奢極欲苛政所出的朝廷：

……凌晨霜，御榻在嚶嚶。宿霧寒空，鐵閣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猶林日學風。君臣留歡  
誤，樂動殷鑒。賜諸皆長纓，宴非短榻。彤廷分鼎，本自裴女出，鞭撻其夫氣，衆歎貢  
賦闕。聖人德懷恩，實徵邦國活，臣知忽至中，君豈棄七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  
內金殿，盡在衙深室。中堂舞仙仙，迴霧改玉佩。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馳路黃，霜燈  
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餒骨！無情思尺地，惆悵更再思。……（自京赴華北咏懷五百字）

這是他由長安到奉先路過驪山所目擊的王室奢侈情形，對政府下一個大膽的彈劾！

他痛斥爲藩鎮所割據橫征暴斂的地方政府：

……近庭流而成海水，或泉開邊裔走已。君不聞吳家山東百州，子村萬落生蒿杞，縱有健婦  
把鉏犁，禾闕秋熟東門。況復秦兵苦戰，使獨不與大興爲！最者雖有問，役夫敢仰恨？且

如今年冬，寒風驟至，官吏索組，想從何出？……（兵車行）

對於在軍閥、地主、貴族，壓迫剝削下的勞苦農民表極大的同情：

……客 新安道，喧呼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  
「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尖聳。莫自使  
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吏）

從一個過路客人和人家問答中說出一個沒有成年的十八歲的中男，被拉去當兵的事。

……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  
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兔，豈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歸本校，安辭  
且窮棲。……春蠶苟勸，日暮，漸陸。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鞀，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

（無家別）

寫一個敗兵回到自己離亂後的田園而不能從事生產，反被官吏壓迫。杜甫實已成為當代民衆的喉舌，社會制民的詛咒者，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惟一的平民的革命詩人！

晚年的杜甫的革命精神，並不因身心之愈加疲憊而趨於騷擾，反而愈形其激昂，而革命情緒之培植愈見其醇厚，革命事業之籌劃愈見其切實。一是他代表廣大的民衆的呼籲，不是呼籲簡直是怒吼。如寫田父的心聲：「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累家走！」（避田父飲）替「四川」人打抱不平：「農事都已休，兵戈况騷屑。巴人困

軍須，饑寒更上熱！」（喜山）「黃河西岸我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黃河）。寫生活的艱難：「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僊音）。寫道路的阻：「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別唐詩）。寫橫征暴斂：「亂世誅急，黎民糠粃窄」（劉豐子摘袁耳）。「慘惻念誅求，誅斂近休明」（元春陵）。「八荒十年防盜賊，征伐誅。窮妻哭！」（虎牙行）「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東屯北地）。杜甫晚年詩中寫農村經濟破產的地方極多，而農村經濟破產純係由於軍閥的混戰與賦稅的繁重。即如寫他隔壁一個老頭兒：

……時值賦數數，脫米爲糊粥。相攜行豆田，秋花飄靡非。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費用，貽此公家威！……（甘林）

### 又如真一個貧家女：

……石門爲貧女，鬻衣給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長吏略聞，劍劍及鋒刀。貴人豈不仁，調汝爲芳膏。索錢多門戶，畏亂紛嗷嗷！……（潘遇）

### 三絕句，是軍閥混戰的罪惡暴露

前年渝州殺吏，今年州刺史，猛盜自刺虎，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入劫，惟殘一川路，谷自說二女，頭向秦雲哭！  
殿前兵馬難區區，縱暴略荒涼，同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一是杜甫勞動神聖艱苦奮鬥求生存的詩神。他的晚年，雖貧病交迫，但常賢勞作。在同谷七次裏，可以看出一個「白頭亂髮垂過耳」的老人，在大雪中親自赤着「荷了錢跑到深裏去掘芋（黃）」的努力；雖然因為山雪太盛終於一塊也未掘得而空手歸來，但他與飢寒的天然環境奮鬥的熱情，象一般的湧出！讀他七歌中的前二首：

有客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兩耳。歲拾橡栗狙公笑，天寒日暮山谷裏。中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皸皮。死。嗚呼！一歌今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身羸長鑱口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今歌始放，鄰里爲我色惆悵！

空手歸來，一家沈靜，只聞男呻女吟嗷嗷嗷之聲。讀此詩，很容易聯想到左拉（Zola）的失業。那個憔悴的失業工人，當他的女兒正幻想得出神，預把麵包慢慢地一塊一塊喫的時候，他却雙手空空回來！這不是杜甫的情境一樣嗎！

一是杜甫於時事的彈劾；而大膽地提出對於政治題的意見。人奏行卽是這種意見的一個藍本。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使，百姓勞弊。高適、西山三城置戍論，請罷四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三城稍減削，杜用正同此意。送竇侍御入京，所謂「此行入奏計非小！」就是託竇侍御奏明們政見。奏些什麼話呢？

……兵革未息人未歸，天子亦念西南隅。……運糧調橋壯士喜，斷木火井窮歲

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即可圖！……

可惜這一個政見又未蒙採納，致國事益不堪問。

在夔州諸詩，是杜甫晚年最精華的作品。而如諸將等首，反割據的色彩極其濃厚！如諸將的二、三、五首：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知撥煩纒馬，翻然還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

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清海未全歸禹貢，鉅門何處盡封？朝廷衰微雖多預，天

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陵。

蜀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驍健尉，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

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這是責諸將目無王室，不顧國家，擁兵自肥，互相殘殺。

從這些言論行動上，表現杜甫的革命的人生觀越到晚年越趨於銳利。一直到他的死為止，是一個徹頭徹底的革命主義者。而所以能成爲一貫的革命主義者的原因，十分二三是由於遺傳，十分七八是由於時代及環境；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包括政治不良、閥、小稅繁出、人心頹喪等）和一個極窮困的環境（包括饑荒、疾病、亂離、流亡、死亡等）。

現在，進一步透視杜甫革命的人生觀的堅實的根據——「國家至上主義」。第一要證

實杜甫的一切政治行動都是爲國家的。第二要說實杜甫一切人羣上的批評也，是爲國家的、換句話說：卽是以國家的生命爲自己「生命」，國家沒有自己。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所有人事上的批評悉以此爲準：其人其事是爲國家的則贊美，否則貶責。

試看：杜甫固然自己說過：「自謂頗挺出，立身要路津」。然而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名思想、英雄主義，而是他要完成他的改革社會之志願，所以接着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在他所獻的諸賦——也就是有人懷疑他以此爲獵官的工具——裏，並非自稱自道以博皇帝之一憐，求個人的出路，實在是都有關於國家的大典，所謂「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如進三大禮賦表，分明說他進這一篇賦是：「竊慕堯舜擊壤之靈，適遇皇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朝獻太清宮賦是一篇唐代興亡之賦，朝獻太廟賦，述大唐開國之艱難，有事於南郊賦，力勸人主一德以仁義，鍛之以賢哲，聯祖宗之耿光，卷戎狄之影攝，卽以安內攘外爲治國大本；進封西嶽賦表更說得明白：是「想有補於明時」，「至於仕進，非敢望也！」至於進鵬賦，也不是想如「買馬之徒」「排金門」「上玉堂」以「望仕進」，而是以鵬來喻明「正色立朝」之義與獨立自拔的人格。從這些文章裏，不能發現杜甫絲毫個人主義的色彩，也不能發現對皇帝的一味阿諛，完全出自對國家的一片忠誠。他在朝做官總計不過一年，在朝與在野全一樣，只知道維護國家的利益。蘇軾說：「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甫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

曹三對也做？一貫則杜甫一飯不忘的則不是這個人爲單位的「君」，而是曹三爲人休戚的「國」。洪容容說：「曹三對少陵有施德而報之，一飯不忘君。後詩云：『方頻發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恩？』『阿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咎昇平？』『天子亦憂厭奔走，諸公固合思昇平』，皆是心也！』有人就說：『這些話全封鎖階級推崇杜甫忠君愛國的熱情來穩固自己的地位與做封建社會的城牆。這也是偏見「忠君愛國」並非壞名詞，不過杜甫之忠君，不是忠於一姓之個人，而是忠於整個的家。故非「天子至高」而是「國家至上」！

關於人事的批評，贈 舒翰詩 哥舒翰 突騎施判部會長，以勇略爲王忠嗣所重有說哥舒翰攻吐蕃殺人邀功，王忠嗣決不肯爲，杜甫反極意推崇他，不知何故？按王忠嗣就轉月，哥舒翰入朝，有勸多寶在帛以救的，哥舒翰說：「直道而行，王公必不冤死！」皇帝前力保得貶官，可見哥舒翰並不負王忠嗣。石城堡一役，由於玄宗苦事開邊。杜甫送高適詩，說：「請公開主將，焉用窮荒爲？」絕不爲哥舒翰辯護。卽潼關之敗，一般認爲哥舒翰的死罪，但也實在不相干。哥舒翰一意堅守潼關，戒勿輕戰，當崔乾祐在陝上，遣使促哥舒翰游兵，翰奏「祿山習兵，羸師誘我，况賊勢日盛，必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一戰擒也！」道與李 弼、郭子儀「北取范陽，置巢穴，潼關大軍，惟應固守」的意見正合，那知楊忠遣使再催，翰痛哭而出，已預知必敗，後來安慶緒殺安祿山，果應了